

笔走心缘

# 古稀夫人做针线

□ 陆茂清

电话铃响,夫人打开手机,眉开眼笑:“孙子来的!”

果然是孙子的声音,三尺外的我也听见了:“奶奶好,帮个忙。”“什么事?尽管讲。”“给我做条宽松裤。”“晓得了,做好后快递给你。”

告诉读者诸君,夫人说的做,是不用缝纫机的,而是手工一针一针纳出来的。

近年,我那七旬的老夫人,重又拿起了针线,为何?

一天下午,她浏览了一阵抖音后,若有所思,说是要做针线了。

我一时不明所以,调侃说:“想省钱?你真是聚宝盆了。”她摇头否定,道出了原因。

长此以往上午卖、汰、烧,下午基本上闲暇,特别是冬、夏季节,年逾古稀了不便去外面健身,对麻将又无爱好,只是看看书报、电视、手机感觉单调,意欲增加点休闲方式,想到了做针线。

“好呀。”我表示赞同。老俩向来你唱我随,共同有兴趣于养身保健,当下你一言我一语,盘点了做针线好处的甲乙丙丁,诸如促进脑指眼的协调统一、增强手指的灵敏灵活、强心健脑增强记忆思维……

言出行随,自后,做针线出现在了夫人的日常生活中。但并无硬任务,属于消遣式的,李相相,解解厌气。她自己的体会是:这是自己高兴做的,感觉轻松愉快。

与亲友谈起过这事,他们说调节身心果然是好,只是现在不缺穿的,做了派什么用场呢?

“做纯棉的,正用得着。”我告诉说。他们附和赞同:是呀,现在纯棉的吃香。

老俩认识一致,兵无长势,水无长形。当年流行的化纤织品的确良等,以高档货风靡一时,后因欠透气、有静电、易引起皮肤过敏渐渐失宠。而被视为贫困、低级的自然棉翻身了,优良本质加高科技生产,以透气、舒适、卫生广受青睐。步入小康社会的崇明同胞,生活理念与时俱进,不再满足于温饱而讲究养生保健了,穿纯棉成了时

尚。只是适合中老年的太少,又价格不菲。

夫人已有预案在胸,做贴身穿的纯棉衣裤,一举两得!

棉布何来?传统的布店已远离视线,哪里有卖呀?好在夫人未雨绸缪,曾见施翘河有专销零头布的摊店,一天拉着我一溜进去转转,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高采烈,原来一堆堆乱七八糟的零头布里,竟有纯棉的混杂其中。

当即兴致勃勃拣了起来。我提醒说:“认认准。当心假货。”她颇不以为然:“你不晓得我是什么出身?”原来夫人是当之无愧的内行,长期服务于国棉三十五厂、第八帆布厂,熟知棉布棉纱的特征,挑选起来准确无误,堪称百发百中。

一马甲袋棉布拎回了家,是论斤两买的,只十二元一斤。倒出来整理,有歪斜的,有缺损的,颜色也不同。我不甚满意,夫人却说:“看上去不碍眼,是可以派用场的。”

她出身崇明农家,又是大女儿,生活所迫,未满十岁就开始学做女红,做针线是手心里烧饼——托熟。

次日投入工作,布头落一落水,晒干。再一日,划粉裁剪。第三日,架上老光眼镜,戴好针穿,落座在椅子上,聚精会神纳了起来。

我警示说:“不要赶时间,又不等穿,做做歇歇。”“晓得了,活动活动手指,调节调节精神,用不到多讲的。”夫人嗔怪道。

第一件制品完成,本已叮嘱她先给自己做,结果仍给我先做了,真让我感激又感动。

内衣裤日夜接触皮肤,出于保健的考虑,先前也拣自然棉成分高的买,但都是紧身的,入夏以后容易出汗,穿着不甚舒服,而今换上新做的,感觉特别好。

按计划推进,原本的零头布片,经由夫人设计、裁剪、拼接、缝制,成了短裤、方领衫、晒裤、宽松裤。

还给儿辈做了。刚提出时他们同声一致推辞,说成家立业了,再麻烦娘亲太不该。我讲了所以做针线及穿纯

棉的一二三,终于勉强答应。

又得到了孙辈的支持,虽是生活工作在上海大都市,倒很乐意穿奶奶手工做的。这既是对奶奶关爱的领情,更在于,助奶奶活动手指,健康长寿。

夫人还给阿妹赠送了衣衫,因是纯棉的,极受欢迎。当听说是手工做的时,连忙自荐:太费功夫了,又很辛苦,我有缝纫机,裁了我来做。及至听了手里做针线的原由,恍然大悟:做针线有交关多好,以后我也要勤勤。

“今朝淘到的门面宽,竖里长,可以做大了。”夫人早生心思,日半世,夜半世,人生的一半时间在床上,把被单、被套子换成纯棉的。

我有些犹豫:“这工程量大,太吃力了。”

“比做衣裳简便,针数虽然多,但都是横平竖直,再讲我会掌握分寸的。”

“那好,如同已往,做做李相相。”我表示妥协。

夫人间或去小广场与同龄人聊天,一天有人指着她身上的晒裤:这就是自己做的?让我们见识见识。

好几个凑了过来,有看的有摸的。“啧啧,哪里像手工做的?像洋针车踏的一模一样。”

“是呀,横里竖里笔直,整齐平正又好看。”

“做的都是对切针,针脚细密,牢实耐穿。”切针,指后一针回到前一针的针眼。

“自己做好处多,棉零头布哪里买得着?”

夫人当场承诺代购,后来果真捎带过好几次。

无意中发现,属于我的衣裤已多至五六套,但夫人还在做。忍不住说:“够了,做这么多干什么?摆摊卖?”

“岁月不饶人,老了。趁现在手脚还算活络,眼睛也看得见,就多卖点,有朝一日不能做了时,你还有得穿。”夫人虽然带着笑说话,却难掩几分凄怆。

“您是九天仙女下凡尘,永远不会老的。”我抚慰说,又是祝愿。



《乡村夕照》(水粉画) 刘竞程

心香一束

## 通往心门的路

□ 崔立

那是我的家乡崇明岛,小时候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如在昨日。读小学的我放学后,踩着一场瓢泼大雨过后的泥泞路,深一脚浅一脚湿答答地往家走。泥水不停地往我脚上“扑”,那我最喜欢的白色运动鞋已经变成了灰泥巴鞋,鞋子里也早进了水,走起路都是“咕唧咕唧”的水声,还有上上下下沾满泥巴泥星子的校服校服。

一进门,我终于没忍住地嚎啕大哭。

难受的还不止雨天。天气好的时候,门口的这条高低不平的泥路,被晒得硬邦邦比石头还硬。因为我快要去镇上读初中,需要学自行车。这简直就是场学车“噩梦”。一会地势高了,“噗通”一声,我和自行车一起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一会地势低了,“噗通”一声,我又和自行车一起重重地摔在地上。碰擦了头碰擦了手碰擦了脚感觉全身上下哪儿都疼,学了一下午,我一瘸一拐地艰难推着后挡板掉下的自行车回家。

这条主要道路尚且如此,那些田间小路更为不堪。农忙季节,需要把田间收获的稻谷,或是油菜籽驮运回家。那时全靠人力拖“劳动车”,雨后的松软小路无疑带来的不只是重重难度,一边是农田,另一边是小河,还是一个弯弯的高坡。有一次,我和母亲推一车沉沉的稻谷,父亲在前面拉车把,我和母亲在后面推。父亲喊着,用力!我使出全力,连脸都憋红了,车轮陷进坡度上的泥路里,怎么也推不上去。又因为力乏,一整车的稻谷猛地在往后退,怎么也拉不住,摇摇晃晃地要往河的方向而去。我脸都吓白了。还好附近农田里的邻居们看到,赶紧冲过来帮忙,才算是解了这个“危机”。

家乡的路,一度是我心中无法回避的“痛点”。

后来我长大,去外面读书,乃至留在城市工作生活,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家乡俨然成了故乡。有一次回家,门口这条马路中间,扎上了横七竖八的厚厚钢筋,周边也被木板固定住,呈一个长长的长方形。一台台大型搅拌机“屁股”后如水银泻地般,浇灌下一滩滩的混凝土,很快被工人们用手上的工具处置得平平整整。虽然和爸妈的日常对话中听他们说起过,但我仍不能完全相信,这条泥路真的能结束它漫长的“不堪历史”吗?

再回家,俨然已是一条崭新又宽阔的平整水泥路,硬实又厚重。宽可容纳两台车的双向同时行驶且“富余”不少。不止于此,昔日河对岸的田间小路,也已经成为一条长长的水泥路,路基也被抬高齐平,弯坡也被平整了。还有其它好多的大路小路。我很偶然地去找一个同学,他家在一条小路进去一百多米之深,周边并没其他人家,竟然也筑起了一条硬实的水泥路。

这几年,父亲一直和我谈,这些年崇明不仅是在路上动了大心思,连大河小河也做了清理,还造了许多的村落绿地,步道锻炼器械到处都有,环境越来越好,咱们农村老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得到满足……

因为要开一张证明,我去了村委会。敞开的小院,我刚进去,就有一个保安微笑着朝我打招呼,你好。走进大厅,四五个敞开的窗口都坐着人,看见我进来,都很礼貌地朝我轻轻点头。我说,我要开一张证明。立刻有一只手举起,说,请来这里。打印证明,盖章,五分钟不到搞定。还有个工作人员礼貌地说,对村委会的工作有什么建议,也欢迎你提宝贵意见,我们一定积极改进。我说,非常好,谢谢。

看来,那么多条路的筑成不是偶然。父亲说的话,我相信。

往事悠悠

## 拉风箱

□ 张勤

以前乡间人家都有一枝烧柴禾的灶头。在烧火这件事上,乡人很重视,柴米油盐酱醋茶,柴是放在第一位的。收割的稻柴麦柴都要堆成柴垛,以保持干燥耐存储。房前屋后囤满堆放整齐的豆萁、花萁柴,还有劈好的树枝树根等,这些耐燃的硬柴,平时不舍得用,只在逢年过节烧鸡鸭鱼肉等硬菜时才搬出来派用场。

在烧火方式上也有改进,有段时间流行起在灶头旁装拉风箱的潮流。有一天我到小伙伴阿峰家玩,看见他正在烧饭。这本是件枯燥平常的事,可那天有些不一样,阿峰边烧火边拉着旁边的木箱子,看着挺新奇好玩。阿峰告诉我,这叫拉风箱,一推一拉风箱就出来了,省柴还助燃。我听了跃跃欲试,就让阿峰把灶火位置让给我,往灶膛里添了一把稻柴,学着阿峰的样子拉风箱,还真立竿见影,灶膛里有了风,火苗就直立起来,不像在烧稻柴,倒像在烧花萁柴一样火头很扬。

这般神奇的拉风箱,乡邻们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纷纷看样学样,一时拉风箱成了灶头的标配。我家的拉风箱是请村里的小甜阿叔定做的。小甜阿叔自学成才做木匠,心灵手巧,古道热肠,村里人家需要做木匠活,他都乐意帮忙。小甜阿叔按照我家灶头侧边的长度,量尺寸锯木料,做成一只大约1米的长方形木箱子,箱子的前后两面都开了送风小窗口。箱子里面暗藏玄机,隔着上下两层,上面是拉风板活动的空间,下面是形成气流的出口,拉风板连着拉杆,小甜阿叔还细心地将拉杆手柄用砂纸打磨得圆润光滑。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小甜阿叔说需要一些鸡毛,固定在拉风板的四周,增加气密性,让来回拉动产生的风最大化。于是我们就四处收集鸡毛,原本没啥用处的鸡毛一时成了香饽饽。待鸡毛在拉风板四周绑扎好,塞进箱子严丝合缝,最后盖上盖板,一只新的拉风箱就制作完成了。

接着小甜阿叔将拉风箱安装到灶头边,在拉风箱下垫了几块砖头,调整好了高度,让拉风箱的出口与灶头侧面预留的进风口正好持平。一番调试后,小甜阿叔让我试一试。我就拉着手柄一进一出轻轻地拉动,果然风呼呼地涌入灶膛,蹿得又高又直的火头,欢快跳跃舔舐着锅底。见到自己做的拉风箱达到预期效果,小甜阿叔笑得比我们开心。那天,有了新装

的拉风箱助力,父母很快烧出了一桌丰盛的家常菜,留小甜阿叔吃饭。

后来出现了电动鼓风机,省力是省力,只是要耗电,且那时经常停电,所以一些节俭惯了的农家还是继续用人力拉风箱。再后来,燃气灶的出现,使柴禾灶也越来越少,拉风箱就逐渐被淘汰了。但作为曾经的助燃神器,拉风箱在过往的岁月里为农家生活带来了便利,那段“呼哒呼哒”拉着拉风箱烧火的日子,满是人间烟火,让人难以忘怀。



《秋分》(篆刻) 曾放